

❖ 读者感悟

大山的呼唤与回响

——读萧克寒先生长篇小说《山霞》有感

唐吉民

萧克寒(又作肖克寒)先生,是我的恩师,也是我文学道路上的引路人。20世纪90年代末,正在读初中一年级的我因病辍学在家,终日以书报相伴,偶尔将心中的思绪化为文字,寄往《新邵报》。没想到,这些默默无闻的小文竟得到了主编萧克寒先生的赏识。

萧克寒先生的第一本书《晴色山路》,成为我的枕边书。而今,他的长篇小说《山霞》出版,我毫不犹豫地订购了一本。尽管工作繁忙,但每晚入睡前的时光,我都沉浸在这部厚重的作品中。它如一股清新的山风,带着梅山文化的芳香,吹拂着读者的心田。

《山霞》,讲述了谭宝山和吴彩霞这两位年轻大学生回乡创业的故事。在天龙大界的土地上,他们的奋斗与追求不仅是对故土情怀的展现,更是对文化传承、生活价值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方式的深度思考。

这部小说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,将读者带入一个充满生机与挑战的世界。谭宝山与吴彩霞,两个截然不同的灵魂,展现了不同的人生态度与奋斗路径。谭宝山坚定信念,与伙伴们共同面对重重困难,初心不改,决心不移。而吴彩霞则试图借助外力力量实现目标,却发现自己深陷人际关系的泥沼。

萧克寒先生巧妙地运用杜鹃花这一自然象征,将人物命运与自然之美紧密相连。杜鹃花不仅是小说情节的重要纽带,更成为人与自然、历史与未来对话的桥梁。在大山的怀抱中,人物的情感起伏与山花的盛放交相辉映,共同编织成一幅动人心魄的画面。

小说中的自然描写生动传

神,无论是峻峭的大山、潺潺的溪流还是郁郁葱葱的花草树木,都仿佛拥有了丰富的情感与生命力。这些自然元素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,更深刻地映射了人物内心的波动,让读者感受到大自然的节奏与呼吸,以及它与人物之间深厚的联系。

在人物塑造上,作者成功刻画了一系列立体且富有个性角色。他们或坚守传统,或怀揣梦想,各自的性格特点与命运选择令人感慨。他们的故事是对当代社会变迁的深刻反映,也展现了人性中最光辉的一面。每个角色都在为自己的理想而不懈努力,他们的经历与成长引发了读者的强烈共鸣。通过细腻的笔触,小说深刻揭示了当代农村青年的生活状态。他们的喜怒哀乐、迷茫与希望,都被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来。

文化传承是《山霞》中一个重要的主题。梅山文化作为小说中的重要元素,不仅体现在风俗习惯、语言表达上,更深入到了人物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中。这种文化传承并非简单的模仿或复制,而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。作者对这一地域文化的热爱与尊重透过文字流露出来,展现了一个既厚重又充满活力的文化世界,深深地感染了我。

读完《山霞》,仿佛我也站在了新的起点上,看到了远方那绚烂的朝霞,也听到了内心深处对美好生活的渴望。《山霞》的阅读过程,是一次深刻的文化与心灵体验之旅。在这一过程中,我感受到了大山的呼唤——那是对生命的敬畏,对文化传承的期许、对美好未来的渴望。

(唐吉民,新邵县作协会员)

❖ 文艺广角

谢永华散文集《理塘纪事》新书分享会举行

6月28日,邵东籍作家谢永华散文集《理塘纪事》新书分享会在毛泽东文学院举行。姜贻斌、刘克邦、谢宗玉、陈善君、娄成、贺秋菊等一众作家、评论家出席并点评,他们认为理塘就是谢永华的“阿勒泰”,她用生态感和人性美兼具的“高原书写”创作的散文集《理塘纪事》,是继其《清风在上》后在散文创作上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。

湖南省作协副主席、毛泽东文学院管理处主任谢宗玉说,谢永华的散文犹如一股清流,清新、自然,感情丰富细腻,富含哲理,平凡中见质朴,既有感性的描述,又有理性的思考;既有散文的真情实感,又有小说的幽默风趣,它们完美地结合在一起,令人不忍释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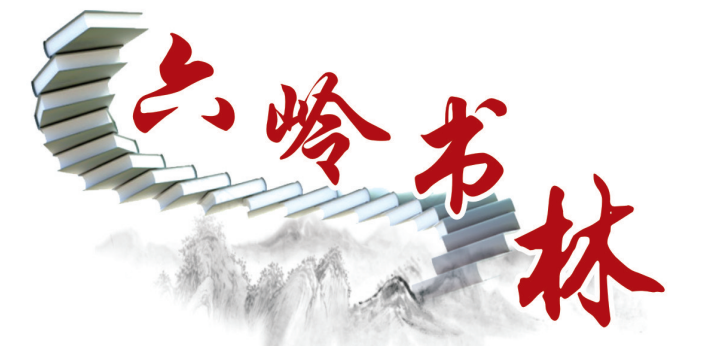
湖南省散文学会名誉会长刘克邦从五个方面肯定了该书,一是汉族与藏族的差异与交融,二是人生与环境的抗争与共生,三是寒冷与温馨的碰撞与依存,四是粗俗与圣洁的分庭与密接,五是艰辛与开朗的缠绕与映射。总体来说,该书把理塘的风、雪都写活了,非常特别。

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、秘书长陈善君评论道,谢永华的散文以叙事见长,呈现明显的阶段特征。第一是时间纪事。从衡邵童年叙事到出走青春叙事,再到如今返乡回归叙事,时间闭环构成比较完整的叙事链条,为她散文写作练习、成长成型和形成风格奠定牢靠基础。第二是命运纪事。从家乡

盆地到高原理塘,再到省会长沙,理塘是决定她人生命运和散文创作道路的重要地方,是物质和精神丰收的宝地,是人生经历和创作道路的重要的命运驿站。第三是艺术纪事。她的散文呈现出一种磨砺出来的粗犷,雕饰出来的自然。她的第一层级的叙事,是以“故乡叙事”为主写离愁,呈现一种情感和创作的自醒自觉状态,展示对“故乡”的深情厚谊。她的第二层级的叙事,是以“异乡叙事”为主写乡愁,表现的是一种“独到异乡为异客”陌生隔阂的窥视疏离状态,展示对“异乡”的好奇。她的第三层级的叙事,应该是以“第二故乡叙事”为主表现“人间愁”,是“故乡叙事”和“异乡叙事”二者的结合,做到视角选择、认知提升和情感抒发的全方位互补,从而全面满足读者的各种审美期待。

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姜贻斌认为,谢永华的散文非常纯粹,没有大话、假话、空话,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忠实于自己灵魂的作家,假以时日,必将收获一个文学的春天。姜贻斌在该散文集的序中写道:“作者虽然出道较晚,却有一股不怕挫折的劲头,就像高原上的格桑花,迎着寒风大雪,竟然没有凋零之感,更没有胆怯之意,仍然生长得五彩缤纷。这便像她的散文一样,处处散发出雪山的凛冽,民族间的温暖,格桑花的清香,帐篷里的欢乐,还有诱人的奶牛气息。”

(邵东作协供稿)



❖ 文本细读

把沉重的生活轻轻放下

——邓润寅小说集《一屋月光满》读札

贺秋菊

邵东作家邓润寅2020年开始写小说,每年发表四五个中短篇小说。其新出版的小说集《一屋月光满》(湖南文艺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),让我看到了一位基层小说家的创作才华与艺术能力。作者轻轻打捞小县城的各种生活情态,细密编织世俗的日常,结实饱满且充满生机活力。

他的作品贴着小县城的悲喜去写,一切都在日常里,一切都在小故事里,波澜不惊。故事大多发生在大云县,某条街道上、某幢房屋里、某盏路灯下,又或者是某影院、某餐厅等等。主人公们从乾竹镇、千子村来,带着逃离乡村和小镇的期盼,又饱含着对逃离地的深深眷恋。定居县城的他们却难免有失魂失根的孤独悲凉。小说里写到了县城的三种生活情态。一种是固守在县城日渐老去,不管现实如何变化,都能调整心态去适应它。一种是继续“出走”,努力去到更大的城市发展。还有一种是重新回到村镇,他们或是城市的“溃败者”,或是成功人士的强势回归。人物的出走或逃离,使生活出现了方向性的分野。

他们接受命运的安排,内心却在守住一份孤寂,有意放慢了脚步。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不争,不是不能,也不是无能。看透世俗的他们,面对自己的才华、能力或生命里某个珍贵部分,日益漫不经心起来。可一旦被委以重任,爆发力却依然巨大。义鱼走出千子村,在各行各业摸爬滚打,在远离大云县的贵州开辟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事业空间。事业稳定之际,义无反顾地回到千子村建老年公寓。无论是经商还是经营老年公寓,他始终坚守经商为人之道,保持一份善良与奋斗精神。刘文真是从千子村走出来的大学生,留在县城的机关单位工作,兢兢业业,在处理信访的问题上,展现了基层公务员的智慧与担

当……

书中没有对县城自然人文环境的正面描写,人物却在日常的细节里悄然生长。《一粒籽丢下能发几颗芽》,不厌其烦地描写杀猪的场景。关于生意人的生意经验书写,恐怕没有哪个作家比邓润寅更擅长。《亿家人》写大云县外出做生意的多,都是“一个带一个”。作为做生意家族的一员,义鱼也在父亲那里学到了做生意的道理,“如果捉到了五条泥鳅,不能全吃了,一定要留一条给猫吃”。在义鱼身上,我们看到了大云县商人的精神生长过程。

邓润寅有意将俚俗的生活语言叠置在叙事的内部,这些语言往往折射出一段不为人知的情绪,裹挟着一些秘而不宣的过往。主人公仿佛都是淡泊名利、云淡风轻的,仿佛对一切都要置身事外。但在故事所讲述的生活当中,他们又极其世俗,逃无可逃之后就是沉浸其中,甚至深谙其中奥妙。小说的叙述看似轻盈散漫,实则是让表达更紧凑、结实、流利和干净。这样的语言风格是写作者松弛与自如的表现。生存与生命的主题,在邓润寅的笔下游荡和奔跑。他在自觉不自觉间,认领了庸常生活里的闪光切面,把沉重的生活轻轻放下。

书中人物的生活都落笔很轻,在很轻很轻的生活里,承载着的却是生活本身不可回避的沉重。他们似乎从不主动去争取什么,只是用自己“很轻”的方式等待,仿佛一用力就会失重似的。

邵东这座独特的小县城滋养了邓润寅。他爱小城的每一个人、每一件事,潜心期间,一心一意做这小城的故事收集者和讲述者。我们经由作家细密而结实的书写,在万千沟壑中看见了小城的生长。

(贺秋菊,湖南省作家协会创研室主任)

❖ 序与跋

莫负时光莫负己

——《似水流年》后记

肖毅彪



《似水流年》是我继《人生何处不起飞》之后的第二本书。从《人生何处不起飞》到这本《似水流年》出版,时间跨度刚好十年。这正好应验中国一句俗语:十年磨一剑。

确切地讲,十年磨一剑是不准确的,因为这本书里的作品从最早发表于1990年8月23日《邵阳日报》的处女作《师徒》,到2022年3月18日发表在《湖南日报》的散文《走进洪家山》,时间跨度整整32年。人生能有多少个32年?

就在我写这篇后记的时候,窗外蓝天白云,艳阳高照,人们纷纷走出家门,尽情享受难得的五月艳阳天。而我独坐桌前让大脑运转,手指摩挲着键盘,让一行一行的文字出现在显示屏上。这些年来,我不知放弃了多少个节假日,牺牲了多少休息时间,沉浸在与文字为伍的世界里。

早些年,写稿是手写。一篇稿子出炉,先写出初稿,在稿纸上改过若干遍后,才能定稿。然后把文字一笔一画工整地誊写在方格稿纸上,装进信封,贴上邮票投寄给报刊。《似水流年》这本书大部分的文章是在那个时间段写的。我右手食指和中指因用圆珠笔写字,长时间地受到摩擦,形成了厚厚的一层茧,且中指严重向左偏。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写过的草稿纸坐在家里成了小山。只可惜,后来搬家时都当垃圾处理了。那时的我,倒是练成了一手好的圆珠笔字。

2003年,家里买了第一台电脑。用上电脑后,用笔写字就少了,投稿都是用打印机打印出来,省去手写的麻烦。一晃20余年,家里的电脑换了几茬。想想,这日子过得实在是太快,以至于我把这书取名为《似水流年》。

2008年12月,我曾经工作的工厂进行破产改制。期间,我作为留用人员,参与了一些工作,多做了几年事。虽然被留用,待遇并不高,也不是长久之计。为了生计,我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到外面兼职做些临时性工作。那时候,尽管我每天要面对一大摊子的琐事,也没有放弃写作。在此期间,我被双清区人武部临聘担任《双清区军事志》的编纂工作,同时还兼职一家媒体的新闻网络编辑,天天忙得团团转。虽然钱赚得不多,但日子过得格外充实。

后来,市里统一给我们这些两参老兵安排了临时性公益岗位……

妻子经常安慰我:别去与人攀比,你有一个幸福完整的家;如今女儿大学毕业了,也找到了稳定的工作,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的;只有看淡生活中的不平事,抛弃烦恼,生活才会展露灿烂的微笑。听了妻子一番规劝,我心里释然了,不再去想它,静下心来做好自己当前的事,虽然工作累点、收入少点,但活得实在、活得自在、活得有尊严!

《似水流年》共选入本人发表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共计81篇,24万多字。一字一句都是我的心血凝聚而成,今天能结集成册,得感谢中国电影出版社、云上雅集专业出版负责人张立云的大力支持;感谢邵阳市文联指导我申报省文联的文艺创作基金项目……感谢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、市新闻出版版权局局长黄光荣战友,在百忙之中抽空为本书写了一个不错的序。

在这里,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,她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的文学创作。她是我文章的“第一审核”,常向我指出文中的某些不足。

由于时间有限,出书仓促,书中的缺点一定不少,还望大家海涵。

(《似水流年》一书,由中国电影出版社于2024年3月出版)

